



本學院首屆慰靈祭

徐院長對醫科同學講詞

張子青 筆錄

——七四義骸獻身醫學何異青山埋重骨·千萬賢士齊集高堂同聲碧海慰英靈——

各位來賓，各位先生，各位同學：

今天台北醫學院舉行第一屆慰靈祭，承蒙家長會張會長以及諸位來賓參加致祭，非常感謝。特別是台大醫學院魏院長，甫由馬尼拉返抵國門，也在百忙中蒞臨參加，實在很難得。

本學院創辦以來，已經舉行過兩次解剖，總共收藏屍體七十四體；其中十六體已經解剖完竣，八體係由台大提供，另又解剖了嬰兒廿二體。在這裡，我首先要向這七十四位在天之靈，表示誠摯的敬意。他們有生之年，既未能享受到人生的快樂，死後還要把寶貴的遺體貢獻給醫學解剖。這種偉大的犧牲，值得我們無限的欽敬和感謝。同時，台大醫學院魏院長和余教授以下諸位同仁，過去對我們幫助很多，也藉此機會一併致謝。

現在，我想提出兩三點感想，供各位同學參考。

第一、就是關於舉行慰靈祭的意義。大家要曉得，醫學教育的基礎是解剖學，而解剖必須要有屍體。各位同如能深切體認到這七十四位死者的偉大犧牲，以及學校當局與家長們為各位同學的教育而做的種種努力，和社會對你們未來所將負重大醫療任務的殷切期待的話，我相信一定不會有逃考，逃課或考試不及格等現象發生。因此，我們今天舉行慰靈祭，一則要感謝和懷念他們的偉大犧牲，一則藉此機會對自己的日常學習生活好好加以反省

第二、我想報告解剖學在中國過去與現在的發展情形。在十五世紀以前，東西方醫學原無多大差別，如一五〇三年德國出版馬克西米勒大師的《大事記》，刊載着馬格烈特·非羅索佛塔的解剖圖譜，實際上跟中國古代醫書中所載的大同小異，多半是憑着幻想和推測論成的。我國古代，由於種種宗教思想的影響，一般民衆對於人死後遺骸的處理，看得很重要，而視解剖屍體為一種罪惡的行爲。中醫因為受到這種客觀環境的限制，在解剖學方面找不到出路，因而被迫由求證的，科學的研究方法，逐漸地演變為觀念的，形而上學的推想，幻想之論。這種非科學的方法，對於中國醫學的發展不僅沒有幫助，反而形成了莫大的障礙。反觀西洋方面，其醫學雖然在十五世紀以前也曾因宗教的壓制而一度陷於困境，在十八世紀文藝復興運動興起以後，宗教權力的束縛漸告解除，醫學也開始走上光明大道。尤其當時利用解剖學來研究病理方法之成就，對於現代醫學的進步，貢獻最鉅。目前我國的醫學教育，一般地說雖有進步，但在解剖學尤其是病理解剖方面，仍未達到令人滿意的程度。台大醫學院的解剖學基礎本來很好，其病理解剖的例子也一年比一年增多，但是，如與外國互相比較，還是太少了。就臨床醫學觀點來說，如果沒有解剖學的幫助，所有的病理問題就無法作合理的解釋和研究，醫學自然

無從發達。要解決這個問題，必須先使一般民衆改變對人體解剖恐懼忌避的傳統觀念。最近，有一位本學院教授（姓名暫不能公佈），他雖然對醫學是外行，但非常熱心醫學教育，親自向我表示他死後願意把遺體貢獻給本學院做爲解剖教材。日前我又在報紙上看到我國著名學者洪炎秋先生發表一篇文章，公開宣佈他死後願意將遺體提供醫學界作解剖研究，而解剖後剩餘的東西則交由農學院當做肥料使用，以求發揮他做人最後的功能。洪教授更顧慮到他的家人可能在他死後不肯把遺體交出來，因而違背了他的初衷，所以他又特地立下遺囑，並請求法院給予公證。洪先生這種做法，在佛家言，是對人生最澈底而有意義的解脫；就基督教來說，是博愛精神的最偉大表現。這兩位教授所表現開創風氣的精神，頗足以啓發民衆改變傳統觀念，相信將來像他們這樣捐軀貢獻醫學的例子必然越來越多，中國醫學的前途，是十分光明的。

第三、我說明現代醫學的進步，是許多醫學界先輩犧牲性命所換來的結果。如以外科爲例，其發達的順序，是由解剖學，而麻醉學，而種種注射方法的進步，最後是抗生素的發明。在醫學史上利用麻醉法進行無痛苦的開刀手術，第一個成功的是華廉，湯妮斯，摩頓。摩頓是一位牙科醫師，在波士頓與另一位有名的牙醫師霍利斯。魏祿士共同開業。這位魏祿士醫師，曾於一八八四年用 Nitrous Oxide（笑氣）替患者拔牙。他於事前向人說使用這種藥可以避免痛苦，然後作公開示範表演。但不幸地，拔牙結果，病人却叫痛得很厲害。因此，他的嘗試完全失敗了。（後來該病人吐露真情說，那時他實在沒有疼只因太怕而叫起來）從此以後，人們很看不起他，時常向他加以嘲笑和攻擊。他受不了這種精神上的磨折，慢慢地患上了憂鬱症，後來竟自殺而死。至於摩頓呢，他最初從巴蒂拿亞搬到波士頓來跟魏祿士一起開業，也很快地成爲名醫。後來他又到哈佛大學攻讀醫學。當時哈佛大學有一

位教有機化學傑克遜博士，在實驗時因偶然嗅到 Ether（醚）而感覺頭昏，乃發現醚有麻醉作用。摩頓得悉此事後，就用醚作了一次麻醉拔牙試驗，結果病人沒有訴苦，證明它確實有效。魏祿士受到此項成功的鼓勵，即向哈佛大學醫學院的約翰，哥林斯，華廉博士建議，請他用醚作示範開刀。華廉博士接受他的建議，於一八八六年九月卅日成功地進行開刀手術，病人名叫尤博特。亞勃克，病名爲上顎腫瘍。在開刀時，很多專家和民衆都前往參觀，大家都爲這項新的嘗試而感到緊張，有些醫生甚至擔心他們會像魏祿士一樣失敗而自殺，但華廉告訴他們說：“This is not a tric”，手術過後，病人承認真的不感痛苦。摩頓發明麻醉法後，依我們的常理推測，他必定越來越成功，大賺其錢。然而，事實却不然，他反而爲這發明而受到同業的攻訐，民衆則指他爲大騙子，因此，他的病人越來越少，最後弄到窮途潦倒，死得很悲慘。此外，匈牙利有一位魯米爾威斯（Semmelweis）博士，發現 Puerperal fever（產褥熱）是由於細菌傳染所引起。但他發表上項理論後，也遭到醫學界的猛烈圍剿，大家都說他是狂人。後來，他回到布達佩斯的故里，不久真的發狂慘死。由以上種種例子，我們可以知道，很多醫學界前輩並不會享受過順利圓滿的人生，相反地，他們爲了研究學問，往往橫遭白眼，過着坎坷艱苦的生活；甚至於犧牲了自己生命！往事可鑒，我們必須認定做醫師之難，並且要有克服一切困難的決心和勇氣。醫師應該像法師，牧師，殉道者那樣，要有嚴於律己的精神，不可學一般人那樣花天酒地，恣情享樂。否則的話，我們就不應該選擇這種職業。

總之，今天我們舉行慰靈祭，具下有兩點意義：一是對七十四位爲醫學教育而犧牲的英靈表示感謝；二是對醫學界前輩們所遺留下來的偉大貢獻表示感佩。

謝謝各位！

53年11月30日